

宋武帝刘裕：

我是这样当上皇帝的

看草根皇帝刘裕的政治智慧和奋斗哲学

出身布衣，起家行伍，东征西伐，修成一代名将；安内攘外，图权谋政，废晋自立，终登九五之尊

2

逍虎◎著（大结局）



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南朝第一帝刘裕的赫赫武功更胜于魏武帝曹操。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说：“裕之为功于天下，烈于曹操。”

刘裕军事能力不输于曹操、权谋之术不输于曹操，

为政智慧更不输于曹操。



宋武帝刘裕：

逍虎◎著

我是这样当上皇帝的

②

(大结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武帝刘裕:我是这样当上皇帝的.2 / 道虎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2014.4
ISBN 978-7-5155-1031-6

I. ①宋… II. ①道…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7429 号

Copyright © 2014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宋武帝刘裕:我是这样当上皇帝的. 2

作 者 道 虎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8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梨园彩印厂

书 号 ISBN 978-7-5155-1031-6

定 价 35.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信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自序：关于寄奴

晋朝，与宋朝、明朝一样，尽管有着诸多辉煌，但依旧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这几个朝代都曾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然而仅仅历经几代之后就面临了北方胡虏的入侵，以至于最终苟且于亡国的边缘。“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江南小朝廷，最早就是创建于晋朝。

宋朝的辛弃疾之所以咏出“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名句，不仅仅只是吟诵本小说的主人公寄奴（刘裕）的丰功伟绩，而是抒发北伐中原、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夙愿。谁能想到，这样的历史夙愿从晋朝时开始延续到了六百年后的岳飞时代。

冷兵器时代，所有北伐的诸多将领、政治家中，唯有刘裕取得的功绩最大，也唯有刘裕真正成为胡虏畏惧的对象。当刘裕在讨伐燕国陷入战争胶着状态，面临秦国的大军威胁时，他充满豪情地对秦国的使者说：“语汝姚兴：我克燕之后，息兵三年，当取关、洛。今能自送，便可速来！”

（你回去跟姚兴〔秦国的天王〕说，我灭了燕国之后，原打算休兵三年之后再取秦国。你们秦国今天要来送死，那么赶紧来。）

政治、军事上取得的辉煌，使刘裕的对手们都对之产生无比崇敬之情。

秦国的天王姚兴对刘裕的评价是：“刘裕拔起细微，能讨诛桓玄，兴复晋室，内厘庶政，外修封疆。”

（一个寻常百姓，建立如此功勋，的确是非凡之才。）

魏国的皇帝拓跋嗣问大臣崔浩：“裕才何如慕容垂？”

崔浩的评价是：“胜之。垂藉父兄之资，修复旧业，国人归之，若夜虫之就火，少加倚仗，易以立功。刘裕奋起寒微，不阶尺土，讨灭桓玄，兴复晋室，北禽慕容超，南枭卢循，所向无前，非其才之过人，安能如是乎！”

（慕容垂虽然是绝世之才，但刘裕有过之而无不及。慕容垂的成就靠的是他的资历，而刘裕在注重门阀的晋国却只是一个毫无声望的百姓。）



燕国的大臣韩范对刘裕的评价是：“刘裕起布衣，灭桓玄，复晋室；今兴师伐燕，所向崩溃，此殆天授，非人力也。燕亡，则秦为之次矣，吾不可以再辱。”

（刘裕起自布衣之身，灭权臣桓玄，恢复晋朝江山，攻伐燕国百战百胜，这不是人力所为，而是有老天相助。）

我在读《资治通鉴》时，刘裕一出场即是孤身对战数千人，彼时只认为他是一个猛将；之后读到他率义军击溃权臣桓玄并保住晋朝的江山，彼时只认为他是一个热血忠臣；再读到他率军以磅礴气势平定燕国、秦国，并收复秦、汉、魏三朝的故都洛阳、长安时，他在我心目中已不仅只是一个英雄，而是一个超凡的政治家、军事家与爱国者。

诚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刘裕在感到生命即将走到终点之前，留了大军镇守长安，自己却返回南方夺取了皇权，建立起刘姓宋朝，致使即将完成的统一大业最终功亏一篑。所谓“长使英雄泪满襟”，令后世满怀爱国之心立志北伐、统一中原的岳飞、辛弃疾、陆游等唏嘘感慨的，也在于此。

不过，得也罢、失也罢，刘寄奴乃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英雄。这样的英雄值得人为之缅怀。

第一章	虎落平阳(上)	001
第二章	虎落平阳(下)	003
第三章	高手过招	006
第四章	恶语中伤	010
第五章	红颜之命	013
第六章	神龙附体	016
第七章	西出迎敌	020
第八章	荆州战策	022
第九章	土断政策	025
第十章	先锋司马	027
第十一章	主将之忧	030
第十二章	无能之忠	032
第十三章	力劝迎击	035
第十四章	使者舌战	037
第十五章	政治迷云	040
第十六章	临阵而降	042
第十七章	受制于人	045
第十八章	为虎所伤	047
第十九章	黯然返乡	050
第二十章	阿谀逢迎	052
第二十一章	古今战例	055
第二十二章	孙恩之死	057
第二十三章	韬光养晦	060
第二十四章	铮铮佛语	062
第二十五章	南征永嘉	065
第二十六章	忠臣之后	068
第二十七章	山岭之夏	071
第二十八章	锤将护主	073
第二十九章	猛将较武	076
第三十章	无终无果	078



目 录



目 录

第三十一章	会稽密谋	081
第三十二章	画蛇添足	083
第三十三章	军心不稳	086
第三十四章	与虎谋皮	088
第三十五章	恶语相激	091
第三十六章	龙虎相斗	093
第三十七章	斩杀巨人	095
第三十八章	以身涉险	098
第三十九章	放虎归山	101
第四十章	兄弟同谋	104
第四十一章	北伐真伪	108
第四十二章	西部刀郎	110
第四十三章	你试我探	113
第四十四章	三弟出仕	116
第四十五章	建长刀营	119
第四十六章	奸雄登极	122
第四十七章	罗落桥畔	124
第四十八章	王府之奢	127
第四十九章	阳奉阴违	130
第五十章	拜访司徒	132
第五十一章	侮辱国使	135
第五十二章	受赠美姬	137
第五十三章	中毒事件	140
第五十四章	两位司徒	142
第五十五章	笑话连牍	145
第五十六章	美人相伴	148
第五十七章	奸雄论道	150
第五十八章	元德献计	154
第五十九章	京口密谋	157
第六十章	起义决定	161

第六十一章	京口起义	165
第六十二章	敌由东来	169
第六十三章	军府议事	172
第六十四章	失误泄谋	176
第六十五章	檄告天下	179
第六十六章	万事俱备	183
第六十七章	伪君早朝	187
第六十八章	深夜辞别	190
第六十九章	江乘之战	194
第七十章	重临旧地	197
第七十一章	斩魂之哀	201
第七十二章	英杰之后	203
第七十三章	真龙再现	206
第七十四章	夕阳西下	209
第七十五章	覆舟覆舟	211
第七十六章	临战之前	214
第七十七章	猛虎下山	217
第七十八章	建康石头	219
第七十九章	杀贼必胜	222
第八十章	整治石头	224
第八十一章	穆之人府	228
第八十二章	司徒逃亡	232
第八十三章	密诏释疑	235
第八十四章	文人来访	237
第八十五章	同室之争	240
第八十六章	杀鸡儆猴	243
第八十七章	追击桓玄	247
第八十八章	温柔乡主	252
第八十九章	微服私访	255
第九十章	战事纷呈	257



目 录

目 录



第九十一章 刘寄奴药	260
第九十二章 天子还朝	263
第九十三章 恳请归藩	267
第九十四章 研究战阵	269
第九十五章 上表封赏	272
第九十六章 荆州重任	277
第九十七章 开府辅政	280
第九十八章 两位良将	283
第九十九章 一次北伐	288
第一百章 临朐之战	292
第一百零一章 却月阵	295
第一百零二章 张纲何在	298
第一百零三章 美人之死	301
第一百零四章 攻破广固	304
第一百零五章 卢循起事	307
第一百零六章 清除异己	309
第一百零七章 二次北伐	313
第一百零八章 金戈铁马	316
第一百零九章 气吞万里	318
第一百一十章 朝政空虚	321
第一百一十一章 南归辅政	323
第一百一十二章 寄奴称帝	326



第一章 虎落平阳(上)

“快去看啊，有人被绑在集市上了。”人们蜂拥着向位于京口城北门的集市上跑去。

集市的正中，一个大汉被扒光了上衣，绑在一个旗杆下。他的身材虽然高大，但绳子绑得过紧，使得他的身子不得不屈着。阳光毒辣辣地射在他身上，肩头已经渗出了汗滴。

围观的人群一面对他指指点点，一面议论着。

“啊？他不就是……”众人纷纷把目光投向惊呼处。却见一个女人大张着嘴，一手指着那人，一手举着一片用来遮挡阳光的大荷叶。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那片荷叶就被站在后面的男人打破了。那男人对她说：“你在前面举着个荷叶，让后面的人怎么看？”

那女人回头看了一眼，便放开嗓子骂道：“小子，你不在家里找你娘吃奶，到街上作贱来了？”

那男人一见原来是熟人，忙陪笑说：“原来是婶婶，怪侄儿没长眼。您好好看，您好好看。”

人群正中的旗杆旁站着几个人。其中那个衣着华美的富家公子模样的，显然是他们的头儿。

那富公子见那一男一女打岔，围观的人或笑或闹的更加喧闹，他明显有一些不高兴。于是不耐烦地吼了一声：“你们吵什么？”

等众人稍稍安静些后，富公子指了指被绑的那个大汉说：“喏，你们可瞧见了。这个人赌钱，欠了别人的账，却赖着不还。你们之中有不少人认识他，也有人是他的乡邻。不是我不讲情面，今儿必然要他还一个公道来。”

人群里有人问：“他欠了你多少钱？”

“多少钱？嘿嘿。说出来要骇死你。三万大钱！”

人群中一阵惊呼。那个问话的人听了这个数字，吓得头一缩，不再言语了。

“三万哪！大钱哪！”姓刁的富公子托起被绑的大汉的脸说，“你哪年才能还得清哪！你究竟有几分斤几两，敢来‘镇江楼’撒野！”



镇江楼，是京口城中最大的赌社。

这个赌社原本是由京口一个富户经营。之后被一个由北方迁来的官员出钱盘下了。那官员又买下了附近的一片地进行扩建，使之成为京口城中最大的赌社。

最初这个赌社还讲一些公平规矩。等到其它的赌社被它挤倒之后，镇江楼开始店大欺客，常常使出许多下三滥的手段来从赌客身上渔利。

赌客们虽然知道镇江楼就像别的那些赌社一样对赌客玩花样，但是大多数赌客无不深信自己是个例外，不会堕入彀中。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纷纷身陷彀中而不自知；即便是自知了也难以自拔。毕竟，并非每个人都深谙赌博之道，也并非每个人都能游离于赌趣之外的。

赌社一向都是是非之地。不是它去惹是非，就是是非惹上它。虽没有整日打打杀杀，但是在此却能见惯大喜大悲。

这一天，也是个是非之日。

几个少年匆匆从镇江楼离去后不久，就领来了十几个青年男子。他们进了赌社中不久就出来了，围在楼前久久不愿离开，一个个神情既焦急又愤怒。

不久，其中的一个匆匆离去了。不到一个时辰，那人领来一个大汉。围在楼前的少年与青年见到那人来，都兴奋起来。他们走上前簇拥着，一帮人为他开道，另一帮人为他殿后，把他拥进了镇江楼。

镇江楼的伙计们见到那帮人拥进来这么一个大汉，来势汹汹的，都不敢照应。掌柜只得硬着头皮一面应酬，一面派人骑马到府里去请店主来。

等到店主赶来的时候，镇江楼外已是里三层外三层的围满了人。店主挤进去扫视一圈，只见大多数赌局都已停下来，只有一局还开着。一个大汉坐在赌桌边，面前堆满了筹码。掌柜正立在那大汉身边陪着笑说话。

掌柜见店主过来，忙跑过来向他介绍那大汉。

店主也不见礼，指着那大汉问：“阁下来此有何贵干？”

大汉回答说：“赌钱。”

店主微微一笑说：“阁下应该知道这个赌社是谁开的，应该知道这里的规矩。若是赌钱呢，本社倒欢迎倍至，若是做别的，最好是尽管去旁处。”

大汉说：“那是。贵店主身居高位，我等百姓哪敢有所作为。只不过来此赌几个酒钱而已。”

“既然阁下有如此气概，我今儿无事，不妨陪阁下乐一乐。”店主自然知道来者不善，话说得冠冕堂皇，但其实他并不放心别人照应这个场面。

“店主有此雅兴，实在是我的福气。”

这一场赌局开始时，楼中刚才暂停的赌局索性也就收局散了。

赌客们见到连店主亲自参赌，不由得都想看看到底是怎样回事。其中也有认为那大汉的，知道两虎相争，定然是一场好局，于是把筹码放好，挤进来瞧。

此时，好事者也拿这二人的输赢设局对赌。

开局之后，显然这大汉技高一筹。赌注越下越高，那大汉也越赢越多。

赌那大汉赢的赌客眉开眼笑，输钱的垂头丧气。不过，输家倒也不肯认输，下了更大的注，只想一把将前几把输掉的都赢回来。因此，对赌的赌注也是水涨船高。

几局下来，人群不禁议论开了。有说店主赌技超群，只是今日手气不顺的；有说那大汉才是京口第一赌王，赢店主是必然的。

赌客们听风便是雨，没押注的不知道该押谁，押了注的又担心自己押错了。

输了钱，店主虽然并不高兴，但也没有很不高兴，他好像并不在意自己的筹码在减少。等到他的筹码输光了，店主又命人取了更多的筹码来。

等第三次取筹码时干脆换了大注。大注一筹便相当于寻常的五十个小筹。这堆轻易不在大堂中动用的大筹一上来，围观的人群沸腾起来。

又过了半个时辰，几近正午时，那大汉又将这堆大筹赢过来了。

店主向那大汉拱拱手道：“阁下果然是赌林高手。时辰快到正午了，不如暂且歇手。各自用罢了午餐再说。”

“你这赌社哪有赶人走的道理？”大汉不乐意就此散局。他说完这么一句，围观的人也跟着起哄。和这场赌局比起来，多吃一顿饭少吃一顿饭有什么关系？大家倒要看看这店主是怎样打发这个人的。如果照这样再赌下去，恐怕连这个赌社也要改姓了。

第二章 虎落平阳（下）

店主笑笑说：“总要有个终了吧。”

那大汉说：“你们赌社竟然也知道终了？你们赌社竟然还有终了？你若是想要终了，除非是你们从此不再仗势欺人！”

店主到店里来之前就明白这大汉的来意。见他话里有话，却忍着没有发作，说道：“既然阁下如此有兴致，我们不妨作一豪赌。”

“豪赌？那好。我下全注！”

店主哈哈大笑说：“这个未免有些……就算我赢了你，这些钱原本就是我的，



你毫发无损，我若是输了，可要亏一大笔。这个交易并不公平。还是罢了吧。”

“不行。既然你怕吃亏，那便这样。我们要赌就赌个生死。我输了，这桌上的钱我付双倍；你若是输了，就请将这赌社休业一年。”

“双倍可不行。你若是输了就付十倍。”

“好。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掌柜的，拿纸笔来立个字据。”

掌柜取了纸笔来，很快就写了两张字据。店主和大汉分别按下了手印，还请几个常来的赌客作为证人按了手印。

那大汉拿着自己的那份字据，从头到尾又仔仔细细地查看了一遍，满意地揣进了怀里。

他们赌的是搏蒲。这种赌博之戏，传说是天师道的祖师老子所制，原本用于卜吉凶。不过，周朝上至天子下至百姓都习惯用龟甲占卜，于是原本用来占卜的搏蒲渐渐的沦为了赌具。

搏蒲一共五枚，每一枚均分黑白两面，掷到黑者为胜。如果五枚全为黑色，则为天牌。常人一直认为这种赌法完全在于运气，其实个中有许多技巧。那大汉正是凭着这样的技巧，在乡里败敌无数，渐渐赌出了一些声名。

今天连胜京口第一赌社镇江楼的店主，这大汉不禁意气风发。在那些少年、青年的怂恿下愈战愈勇，竟然掷出多副天牌。大汉胸中平添一股豪气。

至于店主提到豪赌，他以为不过是店主想用这种方式吓阻他，所以他毫不为意地愿意用双倍乃至十倍的赌注来帮他的兄弟们出一口恶气——让这个店关闭。

意气风发的大汉与屡战屡败的店主又重新开了一局。这一局虽然不是生死之赌，但是其赌注之大，却是围观的赌客们终其一生也难以遇见的。

赌局的结果，全然出乎众人意料之外。常胜将军在这至关重要的一局中，却一败涂地。

大汉盯着赌桌上的搏蒲，两眼发直。

他哪里知道，他所面对的这个屡战屡败的对手远比他想像的要可怕得多。

镇江楼的店主本是一个纨绔子弟，闲来无事便研究各类赌局。自从接管了镇江楼之后，更是拜请赌林名师，练就了一身非凡的赌技。

之前屡屡输掉筹码给那大汉，只不过是这店主的诱敌之计。

他用输掉的赌局来诱骗骄敌，然后用输掉的筹码给对手创造了冒然轻进的条件。此外，输掉大筹之后他又故意提议中止赌局，从而煽动大汉和围观人群的情绪，为下一步的豪赌造势。以至于当他提出十倍的赌注时，那血性大汉在围观者的



注视与怂恿下，也没了回旋的余地。

就这样，店主一步一步地将那大汉诱进他精心设好的局中。

店主起身抖抖长袍，斜着眼睛看着坐在椅子上发愣的大汉，冷笑一声道：“哼，既然事已至此，休怪我不客气了。”

他一声令下，一群家奴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把那还未反应过来的大汉从头到脚绑了个结结实实。随后又将他拖出去，绑到镇江楼前的旗杆下示众。

大汉和同来的青年义愤为什么店主不分青红皂白就绑人。店主笑道：“你道那筹码值多少钱？你道那十倍的筹码又值多少钱？那可不是一笔小钱哪。倘不将他绑好了，他要逃了怎么办？”

“钱归钱的事，凭什么绑人？”

“拿钱来，我自然放人。拿不出钱来，别说我绑人，我还要打人！”他回头交待家奴一声，“鞭子都给我侍候着。一个时辰之内，输掉的钱若是筹不上来。哼！”

楼内知情的人垂头丧气，楼外不知情的一听说所欠的足有三万大钱，惊得不知所措。

寻常人家顶多也只有些小钱、或者是代替钱的铜器、布匹而已。中富人家，倒是常常收藏些大钱以备不时之需；而小户人家里，许多人连大钱长什么模样都没有见过。与银钱一样，大钱早就在市面上绝迹了。

所谓的大钱，可非比前朝的大钱。本朝的大钱巨大无朋，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小轮子一般，所以民间夸张地称其为“比轮”。要筹齐这三万“比轮”，谈何容易！要在一个月内将三万“比轮”筹齐，谈何容易！！

引起事端的那些人赶紧回去筹钱。有几个胆小怕事的见机不妙，索性两脚抹油溜掉了。

一个时辰很快就过去了，然而筹到的钱连百分之一都不到。

店主巴不得如此，搬了个椅子坐在旗杆边。一面品着茶，一面看着家奴们对那被绑的大汉拳打脚踢鞭抽。

烈日下被绑着暴晒了一个时辰的大汉已接近虚脱，哪里经得住这一顿拳脚。围观的人群唏嘘慨叹不已，但慑于店主在本城的权势，没有人敢出头相劝。

正在这时，只听得远处传来喝道的声音，又有几声净街的鞭响。人们纷纷扭头看，原来从街角转过一队仪仗来。仪仗正中簇拥着一顶官轿。

阻住道路的人们闪出道来，让官轿通过。

官轿的仪仗一过，人们便又围拢来。可是当他们刚刚重新占好看热闹的有利地势，那离去的仪仗和官轿又转回来了。人们不得不再次躲开。有些脾气大的轻声



骂了几句解恨。

轿子在旗杆旁停下。一个身着官服的人迅速从仪仗队列中跑到轿边，和轿中人说了几句，然后跑到旗杆边去和那大汉说话；之后那人又返回轿旁陈述给轿中人，然后又跑到旗杆处分别同店主和那大汉问话。如此往复跑了十余趟。

围观的人们禁不住偷笑：原来官差也不是这么好当的！

只见那跑来跑去的官员令仪仗中持刀的两个卫兵走到旗杆下，将那大汉身上的绳索砍断了。

围观的百姓见此情景，一片惊呼。原来这赌社的店主非比常人，他不仅自己挂着高官的虚职，而且亲族中还有几位是朝中的一、二品大员。

寻常的太守、县令的官轿众人都是认得的。这个官轿是怎样的规格众人就不是特别清楚了。不过，谁都能明白，这个轿中坐着的人，不是一品大员，也是皇族近亲。否则哪个敢插这个手？

对于卫兵砍断绳索之事，店主只是旁观而并未制止。随后，他冲那轿子拱了拱手，带着手下的人走了。

官轿又被抬起来。仪仗又吹吹打打地簇拥在四周，一齐走了。

那大汉被解救出来，还未立稳就瘫在了地上。人群中挤出几位乡邻来，惴惴地望望四周，等到店主和仪仗走得看不见了，才跑过来将那大汉扶起来，大声叫着他的名字：“寄奴！寄奴！！”

第三章 高手过招

沪渎一战，我率四千水师歼敌五万，俘虏万余，余下贼众各自逃散，彻底击溃了孙恩花了数月纠集起来的十万大军。自此，我声威大振。

尤其是会稽世子在朝堂上亲自授予御赐甲胄之事，更是传为美谈。有说当今圣上慧眼识人的，有说会稽世子礼贤下士的，当然，更多人是说我勇猛无敌，打得孙恩贼寇抱头鼠窜。

水师众将士也是意气风发，而自句章、海盐就追随我的老兵则更是得意非凡。

在建康城中，我这个新任建武将军麾下将士的地位几乎要等同于会稽世子亲领的皇家禁卫军。

不过，不论世人如何看待我，如何看待我的军队，我只是大晋国一个寻常的将军而已。碰巧在孙恩作乱之时展示了自己的能力。不用过多久，一切都会归复平静。



所以，我每日照旧署理军务、巡察城防，并没有任何出格的举动。

蒯恩作为身负战功的战将，也得到了优待。由御医亲自诊断开药，调理了一个多月后，虽然伤眼已经没法恢复视力，但是伤口愈合得不错。

初入军时毫不懂军规的蒯恩自到建康之后，一貫莽撞行事的他收敛了许多。不过，他和刘钟之间的龃龉却并没有因为久未见面而消散。

刘钟虽然已经升职为参军督护，但却因为武艺不如蒯恩而饱受蒯恩的嘲笑。刘钟深以为恨。为了制衡蒯恩，刘钟曾想刻意结交刘荣祖。

刘荣祖与刘钟私交不错，但是要他去和蒯恩作对是绝对不愿意的。虽然刘荣祖的武艺可以与蒯恩一较高下，但他哪里会理会蒯、刘之间的小把戏；况且刘荣祖既是我的远房侄儿，又是我近房外甥。有这层关系，他更不愿出头，以免落下仗势欺人的口实。

自从孟龙符来了之后，刘钟异常高兴。除了因为孟龙符是他的旧友之外，也不知道是用了什么方法，这孟龙符竟对刘钟是言听计从。刘钟终于找到一个在武艺上可以抗衡蒯恩的。时不时地在蒯恩、孟龙符之间找时机寻衅。

要说蒯恩性情粗暴，这孟龙符性情竟然更粗暴，而且完全无法抵御刘钟的挑拨。鉴于孟怀玉、孟龙符兄弟是我的故人，蒯恩一直隐忍着。

尽管我一再威逼利诱，让蒯恩和刘钟收敛些，不要无故生事。可是这两人却势同水火一般，无法互相消融。

我知道他们终归会捅出篓子来，只是不知道出事的时间罢了。他们在我面前却始终服服帖帖、低眉顺眼，一副忠厚得不能再忠厚的样子，令我也没有办法也没有理由去管教。

况且，现在作为一军的主将，当务之急要办的事都有不下十来件，哪还有那些闲心去调教这两个刺头。

却不料，正在我担任卫戍之时，在这个万众瞩目的首都建康，这两个刺头却终于捅出了娄子。

那天在兵部议完事，刚出宫门就有一个亲兵迎上来俯着耳朵告诉我：蒯恩和孟龙符正在江边拼命。

“什么？拼命？”我大惊。

“正是。我来之前，他们二人已经操起了兵刃。”

“司马呢？”

“孟司马不在军营中。”

“没有人劝阻么？”



亲兵一脸苦相：“所有人都在劝，可是那两位动起怒来，旁人哪敢靠近？”

“速去牵马！”

我回头和几位一同出宫的大臣打了个招呼，就随着那亲兵飞也似的骑马向江边驰去。

出了城门又向东面驰了约摸六、七里路，来到一片柳林。只见那个远离官道，平时并没有多少人的林中挤得人山人海。里面不时传出呐喊声、兵器相撞声。

几个士兵见我们骑马从官道方向过来，赶忙走过来分开众人，让我进去。

只见这片柳林正中竟有一处天然的空地，方圆约摸有五、六丈。这可真是个较量武艺的好地方，也不知道是谁寻来的。围观者都躲在林里，空地上持着短刀往来冲杀的，正是蒯恩和孟龙符。

见他们拼得厉害，但却暂时并没有什么危险。我索性向围观者打个手势，示意他们不要声张，不动声色地站在那里看他们相斗。

虽然知道孟龙符是一员虎将，但真刀实枪地上阵究竟武艺如何，还没有亲眼见过。光看蒯恩那毫无生气的力道，我就知道他们打斗的时间一定短不了。自打我认识蒯恩以来，从来未见他打得这么虚弱无力，连他那惯有的“哇呀呀”的吼声，现在也变得时有时无。

那边的孟龙符也不比蒯恩强多少。

我问一直在场观战的一个亲兵：“他二人打了多久了？”

“差不多快一个时辰了。”

“打了几个回合了？”

“这倒不知。怕是没有四百也有三百了。”

我点点头，看了一会儿又问：“哪个更强些？”

那亲兵听了一愣，望望那个把我从城里寻来的亲兵，回答说：“两厢差不多。”

看那亲兵的神情，他自然是在想：我们请您来是劝架的，不是围观的。

不过，亲兵们既然已经把我请了来，责任已经尽到了，也乐得站在我身边观战。

我看他们斗了半天，也的确看不出谁高谁低来。这二人斗得如此起劲，倒是令我也平添一股豪情。我抽出小月刀来飞身上前。

我从林中蹿出来，许多人一阵惊呼。这二人斗了这么久，一直都没敢有人走到空地上去制止。此时却见有人冲过去，那情形怎生了得。

我自恃勇力不亚于这二人，所以才敢冒这个险，否则的话自己出手制止不了